难忘履职人大代表一件事

王如晓

最近,我抽空整理了一下杂乱的书房,无意中找到了一本证书,这是我于1998年4月至2003年3月担任茂名市第八届人大代表的代表证,还找到了一本市人大常委会2007年3月颁发给我的"茂名市先进人大代表"证。这些旧物件,勾起了我任职八届人大代表时,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参与我市"三个文明"建设和民主监督工作的点点滴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历历在目,倍感亲切。

记得在1998年4月21至26日,茂名市第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市区召开,我作为茂南代表团代表全程参会。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就加强我市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人民广场必须得保留'龙湖公园'的牌子和叫法"。我记得当时《茂名日报》通讯员曾祖秀同志还就此事专门采访了我,并把这一采访刊登在《茂名日报》1998年4月26日第五版头条,题目为全黑底加大白字,十分醒目,给人印象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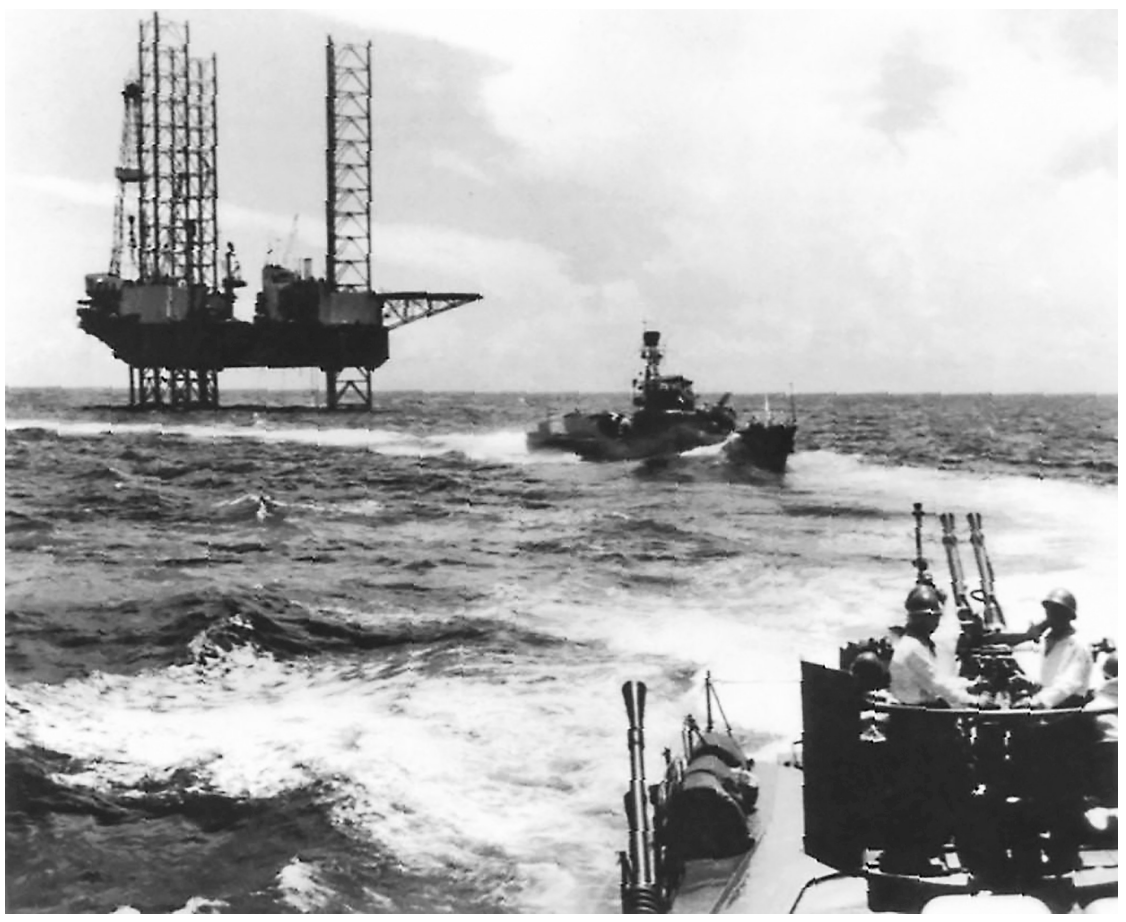
我陈述的理由是:一个地方的命名是有历史沿习的,不能因追求时尚说改名就改得了的。龙湖公园不应更名为"人民广场",理由是,首先,按照公园的架构兴建,内设有山有湖,绿树成荫,道路迂回,曲径通幽,湖水荡漾,鱼欢虾跳,本来就属于公园的面貌。其次,公园附近的市场叫龙湖市场,龙湖一街二街等,市民和外地游客,一提龙湖公园就很容易找到。而把该公园统称为"人民广场",令游客和市民产生误解。再说,按照历史习惯和常规,顾名思义,广场一般为宽阔平坦的市民集会场所。而用一个"人民广场"来概括整个有山有水、环境优美的公园,名不符其实。古今中外从未有人称有山有湖、有亭台楼阁的地方为广场的,因此仍取名为"龙湖公园"为好。建议在公园的西门和北门竖上"龙湖公园"的牌匾,至于东门"人民广场"的牌匾仍可保留,作为龙湖公园的一个景点,也很大气。

龙湖公园的建造,也倾注过笔者的心血。早在1995年3月市政协例会上,笔者作为茂名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在会上提出"关于修建市区龙湖公园的建议"的提案。我根据当时我市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结合龙湖片区、文光片区的大面积开发建设的实际情况,估计这些地方即将迎来大批市民居住生活,所以向政协大会提出此提案。并建议利用低埒河上游的活水注入龙湖公园,避免湖水发臭。按山水相合、中西结合的布局,修建一个具有江南园林特色和西方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公园。我的提案得到了当时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指派市城建局有关领导与我协商,征求意见。由于领导重视,从征地、规划、报批、建设等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公园于1997年元旦全部建好,向市民开放。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公园图景啊!龙湖公园占地面积11.1公顷,其中绿地面积7.8公顷,水面积2.3公顷,主要建筑吸收了欧洲古典造园艺术的精华,中西结合,古今结合。主要布置有宏伟的欧式花岗石东门楼、柱廊、水池、喷泉、水道、锦廊、乐渔亭、荷花池、露天草地看台、捧月亭、儿童乐园、卵石滩、中心舞台、丛林小溪等景点。龙湖公园(人民广场)自1997年元旦开放以来,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每当我随着人流漫步于该公园时,心中会产生一种自豪感、欣慰感,情不自禁地想起为它的建成而出谋划策、奔走发声而无怨无悔的往事。

茂名印记

六十年前的"南海第一钻"



茂名是我国重要的炼化基地之一,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在茂名石化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上,曾有开展石油勘探包括在南海进行海上石油钻探的经历,知道的人或许就不多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茂名石油基地渡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建起了自己的炼油系统,实现了扭亏为盈,站稳了脚跟。老一辈领导考虑,炼油要发展必须找到更多原料,如果广东发现原油,茂名发展前景会更大。于是,在上级支持下,茂油公司成立了地质处,拉起自己的勘探队伍,先后在本市和三水等地开展勘查并获得油气资源。1964年,根据渔民的报告,海南三亚外海域发现油气迹象,茂油公司勘探队伍挥师南下,利用在广州定制的两个大浮筒,安装勘探设备,在莺歌海打了三口深近400米的探井,并获得油气流,以后,由于受美国侵越战争扩大影响,被迫中止。进入上世纪70年代,又引进南海1号钻井平台开始大规模勘探并获得工业油气流,为以后的南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奠定了基础。1978年,笔者曾登上"南海一号"采访,报道了海上钻探的最新进展。(图为南海一号平台正在作业)1979年末,根据国家部署,石油勘探业务划出茂油公司,但这段艰辛而光荣历史不应当被湮没。

文/蔡湛 图/治旭

回乡下过年

黄景隆

我的乡下在粤西离化州市区10多公里的小山村,以前在外地工作,很少在乡下过年。

今年,我携家人们驱车回到乡下,从除夕,到春节,到初三,在乡下过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年。

春节,由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演变而来,是集除旧布新、拜神祭祖、祈福辟邪、亲朋团圆、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在不同的时代,春节有不同名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历纪元,把公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俗称阳历年;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俗称阴历年。

回乡下过年这几天,在乡下到处走走看看,感慨良多:时代变迁,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乡下过年的气氛不减,与小时候的记忆相比,年味还是浓浓的,变化不大。

家乡变化最大的是房屋、乡道,全村近900人,家家户户全部住上了楼房,所有的乡村通道全部硬底化;不少的家庭买上了小汽车,村中禾堂还放有几辆奔驰、宝马等名车;摩托车已普及,过去村民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成了中小学生上学的用具;村民中的家具、电器一应俱全,有的甚至比一些城里人的还要高档;村民全部用上了自来水;村中乡亲们的三禽全部圈起来养,设置了垃圾集中收运点,村里的环境卫生一天比一天好。

与家乡巨大变化相比,家乡传统的年味浓浓,变化不大。我到多家叔伯兄弟家中走走聊聊,发现外地工作或打工的都回来过年,吃团圆饭,一些家里在炸(煎)丁堆,一些家里在包饺子,一些家里在煲汤圆……乡村们在除夕下午前,带着三牲等去村中土地庙里祈福。除夕晚小孩们欢欢喜喜地放烟花,那种高兴的样子,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时光。春节这天一大早,家家户户都燃起了鞭炮,响彻小山村的鞭炮声中,是乡亲们欢笑的脸上,祈愿新年生活更加红红火火,做生意的做工作的更加顺利。

还有几天便到今年正月十五全国传统元宵节,乡亲们热情高涨,都在积极准备,都说要把前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过元宵气氛彻底恢复回来,把茂名年例这个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把龙年过新年的气氛进一步推向高潮。

从乡亲们满意的笑脸中,我深深感受到家乡乡村振兴的巨变,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在逐步缩小,村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也深深感受到粤西乡村传统的浓浓的年味和氛围。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十八)

许向东

朱也赤说:"十多年时间,连年军阀你争我夺。今天是龙济光,明天是邓本殷,后日又是别的什么人,在这里抢夺地盘。他们不顾农民死活,轮番加征捐税。清末捐税达16种,本来就够重的。民国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30多种。民国12年,林树巍任高雷区总司令,成立筹饷局,大量派捐设税:有耕畜的农民列为殷户派捐;增设屋梁捐,按民居屋梁数抽捐。民国15年,开征大粪捐,由杨扶生的大利公司承办,垄断高城大粪,低价进,高价出,冲水搅泥卖给农民,农民愤甚。民谣说'民国抬轿要征税,高州大粪也抽捐'。加上地主土豪层层压迫剥削,穷人过得十分艰难。现在虽然南征军扫除了这些军阀,但农民的艰难处境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要赶紧把这边的农民发动起来,把农会搞起来,实行减租息,打倒那些不法大地主土豪劣绅,使农民的日子得到改善。茂南这边你责任重大!"

"会的,朱老师你经常来这边督阵,我一定努力去做,争取尽快改变面貌。"杨绍栋紧握拳头。

"我们和他们交流一下。"朱也赤说着一下跳上田坎头,向着唱山歌的两农妇大声喊:"喂!两位大嫂,山歌唱得这么好,你们是那个村的?""我们是石车村的。"两位农妇答。"我也来唱一曲。"朱也赤润润喉咙即唱:

六月割禾真辛苦,※
点点滴滴禾下土。
田主们快活收租!
哎哟哎哟,
田主们快活收租!!
无钱无米活家小,
儿女无知偏号叫:
亲爹娘,我肚子饿了!
田主收租真太过,
田主收租真猛烈!
把我谷种拿去了,
明年不知怎个样,
哎哟哎哟,
明年不知怎个样?

"这位先生,看你的样子,应该是官家人,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农民的事?"这时那边田头的农妇和三个放牛娃也走了过来。那农妇好奇地问。"我家在白土,也是农民。"朱也赤道。"原来你是白土人。你唱的不是茂名山歌。不过,唱得比我们好听。你再唱一首看看?"这边田头农妇道。

"好的,我再唱一首。"于是朱也赤又唱开了:

我们农民,※
要团结,
要快起来!
我有农民,
我有力量。
打倒列强,
打倒军阀,
打倒贪官,
打倒污吏,
打倒大地主。
加入农会,
自有利益永无穷!

"先生,你唱得太好了!我们趁圩听平民学校的学生唱过。"两位农妇齐声称赞。三个放牛娃也在一旁叫好。

"你们是官家的人,怎么唱歌句句为农民?"个子稍高的那农妇不解的问。

"他是我们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杨绍栋介绍。"哦,原来你就是专为我们农民说话的朱也赤先生。"两农妇十分高兴。"公馆平民学校就是你来开办的,我们村有孩子在那读书。"

"你们所唱的山歌句句都道出农民的苦楚,句句都唱出真情实感,唱得真好!"朱也赤赞扬道。

"其实我们农民的生活要比这歌还要苦得过多,简直苦过黄连水。年年月月,从早到晚没有一时得闲。租种地主的田,即使颗粒无收也要交租。不然就要吃官司,坐监牢。平时朝不保晚,衣不掩体。我是因为出来做活才穿了这套袖子和裤腿稍长的衣服,在家只能穿破破烂烂的短衣和短裤头。孩子成十岁都冇裤穿。我老公在家只是穿个裤头,毋穿衫。不怕先生你见笑,我在家也是穿短裤,上身最多穿个破褂子。身体都遮不住。碰到有人来真是羞死人。冬天无被盖,只能两个人盖一张麻包袋,上面再盖些禾草,麻包袋只能盖一截身子,大腿以下压根盖不到。生活这样艰辛,还要常常遭受富人的欺负。"高个子农妇一个劲地向朱杨二人倾诉苦水。

"你看你,人家先生说一句,你就说个没完。"矮个子农妇道:"其实你家还不是最苦的。我家比你家更苦。你家三间屋还是瓦房,我家可是禾草屋。我们穷人家的日子真是太难过了。一年到头都是捱饿,我生了六个侬(指孩子-下同),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其他的都很短命。不是饿死就是病死。两个是活活饿死的,两个是病死的。我地穷人,得了病,根本无钱去看病和买药。身热(指发烧)得厉害的,最多找些紫苏、薄荷、葱头、秤星梗、竹叶心、青藤仔煲水食一食;屙肚就找点马齿苋、勒苋头、布渣叶、仙桃叶煲点凉水饮。食了好就好,不好就听死。我那病死那两个侬都五六岁了,屙肚止不了,我只好看着他们屙死。你们办了学校,不要说还收很少一点学费,就是不收一分钱,我的孩子也无法去读。因为他们每天都得去给地主做工搵食,不然就得饿死!现在虽然长到十一二岁,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捱得出条命。即使捱得出来也是做奴做婢女的命。我那女儿明年就要卖给地主做婢女顶债了。我们穷人的日子真是凄凉啊!"

"好了,好了!你说我说的长,你说的还长过两匹布。"高个子农妇见她说的太多,阻止她:"其实我们的苦楚就是十天十夜都说不完。"她说着眼盯盯的注视这两位不相识的先生。显然是渴望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我们都相信你说的话。其实你们的苦楚我们都了解。我们农会会尽力帮助你们的。"朱也赤宽慰道。"你们识字吗?"朱也赤微笑着问。"冇识字!"另一农妇说。"那山歌为何唱得这样好?"朱也赤问。"我是靠执口水黄,听到人家唱,就跟着唱。一个字都冇识。""不简单。你们叫什么名字?""佢系家任婆,我系家兴婆。嘿嘿!"高个子农妇有点不好意思:"我们也有名字,我叫惠芳,她叫淑珍。不过村里人从来都没有叫我们的名字,大家都毋知道。""你老公是做什么的?""还能做什么,都是耕田的。"家兴婆回朱也赤。"佢老公除了耕田,还做牛中。"家任婆补充:"还做生理会头。""我们今天正想找你老公谈下。"朱也赤对家兴婆说。

原来,民国14年夏,朱也赤潜回茂名做秘密工作,了解民情,知道公馆周围农村有一种由农民自发成立的叫"生理会",每年收取入会农民一定数量的会费,遇到天灾人祸,收成失败,便由生理会头召集一帮强悍的人上门跟地主交涉,迫使地主减租。时任省农会南路办事处总干事的朱也赤调研收集到的情况后来由时任省农会南路办事处主任黄学增写入《广东南路农协办事处行动计划》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国农民》发表。

文中有一段话:"茂名之茂南地方(公馆附近)有纯粹农民组织用以反抗地主阶级剥削之"生理会"。应注意改组其组织,变成农民协会,并以此为茂名全县农民运动之发起点。"

朱也赤今日探访石车乡生理会头,想不到这么巧,在这里遇上石车乡生理会头的妻子。

"我很早就出来做工,可能他去趁圩了。公馆圩日是三六九,今日是六,正是圩日,他要出去做生意的……""说做生意,其实就是做牛中。"

"不管他在不在家,我们去看看,或者还没有出去呢!""好的,我家就在村头呢!"家兴婆说着扛起锄头领着朱也赤、杨绍栋往石车村走。

众人走到村头路口,忽然听屋里有人在砸水缸和瓦煲的响声,叮叮咣咣的。一个男人在大声骂:"你们以为巴结上张大拿,又请来几个功夫佬,就出尔反尔不认账。你们太欺负人了,竟然跑到家里来砸东西!""你不让水生和阿木补回去年的租子,我家老爷就不会放过你,还要抓你去坐监!"另一个男人恶声恶气的回应。

※此为朱也赤为发动农民参加农会而编写的歌曲《农民苦》。当年茂名许多农村都在传唱。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老农民还能随口唱出此歌。

※这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的《农会歌》。当时农民部长是共产党人林伯渠。

(未完待续)